

DUKU

读库

1004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DUKU

读库

1004

主编 张立宪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库1004/张立宪主编.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133-0031-5

I. 读… II. 张…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IV. ①I217-61

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2010) 第163919号

读库1004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88441372

官方网站: www.duku.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

印 刷: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5×925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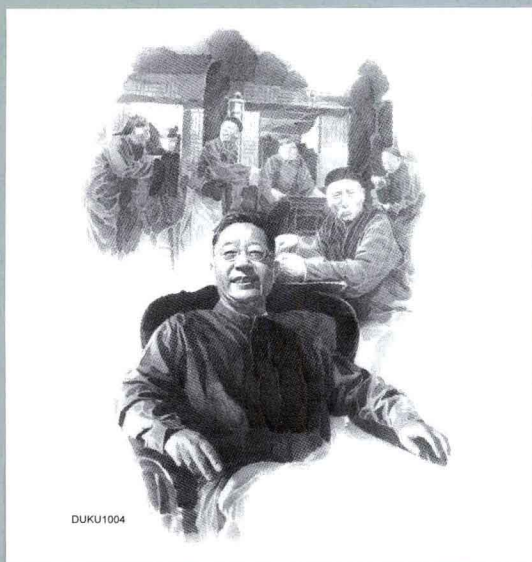
印 张: 20

版 次: 2010年9月第一版 2010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031-5

定 价: 30.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老舍和他笔下的人物

李晨 绘

编号: 1004

DUKU1004
2010.8.6

01-71	中芭往事	采编 李 红 摄影 顾铁流 执笔 朱秀亮
72-116	父亲的一生	熊景明
117-161	京东奇案	萨 苏
162-184	考工记	周成林
185-195	鲁兵和他的朋友们	涂 涂
196-243	“毛毛虫童书馆”选页	
244-266	左派	郝 彬
267-278	英伦两生花	熊 蒨
279-305	官妓	和 乐
306-317	数字生产力	赵海军

中芭往事

采编 李 红
摄影 顾铁流
执笔 朱秀亮

“我始终坚信，舞蹈就是二十世纪的仪式。”

——莫里斯·贝嘉

北京舞蹈学校

火车启动了，十一岁的薛菁华这才有了离家的感觉，随即哭出声来。一个孩子的哭，提醒了车上所有的男孩和女孩，立即加入进来，哭声响成一片。

车轮声响让他们意识到，真的要离开父母了。而奔赴的目的地北京，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谁都不清楚。“北京有个天安门，天安门上有个毛主席像”，这是生长于上海的薛菁华对北京的所有想象。和她一起来的其他孩子，也并不比她知道得更多。他们到这个陌生城市的目的地，是新中国第一所专业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校。薛菁华要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像偶像乌兰诺娃那样跳舞。

此时的薛菁华已经小学毕业，考上了中学。她的志向本来已明确，就是和家中大多数的亲戚一样当医生，但是爱好文艺的妈妈看到《新民晚报》上一则北京舞蹈学校的招生消息，便立刻抓过女儿报了名，甚至都没和她商量。在母亲的眼中，这个学校正是适合女儿成长的艺术天堂。

交了两毛钱的报名费，便来到上海的红旗歌舞团考试。薛菁华记得，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皮尺量，量脚的大小，量脚后跟到尾椎的长度，尾椎到颈椎的长度。身体比例合格，才有资格进入初试，然后脱掉外边的衣服，只剩下小背心和短裤，站成一排，老师围着她们看一圈，也不知道看的是什么。最后让她们做踢腿、下腰、跳跃等动作，测试柔韧性和弹跳力。

薛菁华没有把这次初试放在心上，回家后继续和小伙伴们玩耍。几天之后，复试通知等到了。程序基本和初试一样，但一些有基本功的孩子已经凸显出来，转圈、劈叉、下腰，有的甚至可以跳一小段。这些，薛菁华都不会，复试后她就和妈妈说：“人家都非常棒的。”后来，她了解到，因为俄罗斯人曾在上海开过私人舞蹈学校，一些有钱人家的父母会让孩子进去训练。但薛菁华还是顺利通过了复试，而且因为已经有考上中学的成绩单，文化课可以免考，就剩下最后一项体检了。薛菁华记得最后一两次考试的时候，还有上百个孩子，而这次招生的名额是男女生各十五六个，因此，她的妈妈心里已基本放弃，做好了让女儿继续上中学的准备。

有一天，薛菁华正在同学家玩，同学收到了舞蹈学校的通知书，便让她赶紧回家看看是不是也被录取了。她立即往家里跑，同学也跟在后面。到家一看，果然录取通知书到了。

每一个走进北京舞蹈学校学习芭蕾的学生，都通过了不同形式的考试和选拔。芭蕾舞对人身条件的苛刻要求，他们那时候还一概不知。

薛菁华进入北京舞蹈学校是在1956年，是该校招收的第三批学生。那时候，十六岁的白淑湘已经在这里练功两年了。1954年9月6日，北京舞蹈学校成立，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为建校典礼剪彩。几个专业同时招收了首批学生，白淑湘便是其中之一。当时的学校校址，在朝阳区白家庄一带。

白家庄位于如今北京市的东三环，北临燕莎使馆区，南靠CBD，西接朝阳门外，是商业繁华所在。而当时，这里还是一片荒野。“除了一个师范学校之外就是一个火葬场，下了公共汽车，连一条走到学校的路都没有。”赵汝蘅清楚地记得培养了她们这一批芭蕾演员的老校址。当年，一个老师在这条没有路的路上丢了一块手表，回头再去找，依旧还在，因为根本没有人打此经过。

视芭蕾为终身事业的赵汝蘅，最初只是因为天津中国照相馆看到了一张小女孩穿着小裙子劈叉的照片，便来到舞蹈学校。关于芭蕾，她真正的认识始于练功。穿着小背心、小裤衩，站在练功的教室里，赵汝蘅立刻感觉到那种离开家的自由，“这太吸引人了”。

抱着舞蹈家梦想的孩子们来到这里，他们的舞蹈技巧训练和芭蕾艺术的启蒙，就从这片荒芜的地方开始。

芭蕾，有着与中国戏曲艺术相似的要求，甚至更严格，更苛刻。最接近的一点就是，需要多年坚实的基本功训练，而且最佳的训练期是在年少时。每一个芭蕾舞演员和戏曲演员一样，都经历过苦不堪言的练功岁月。另外，中国京剧艺术的“跷工”是旦角演员最艰苦、最难练的一门技艺，而对于芭蕾舞女演员来说，立脚尖是一项最平常亦最艰苦的训练。在观众看来，用脚尖跳舞轻松愉快，女演员穿上神奇的芭蕾舞鞋，是那么优美高雅。但实际上，用脚尖跳舞十分困难，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

“刚开始立脚尖，穿上脚尖鞋，像穿了铁鞋似的。”钟润良这样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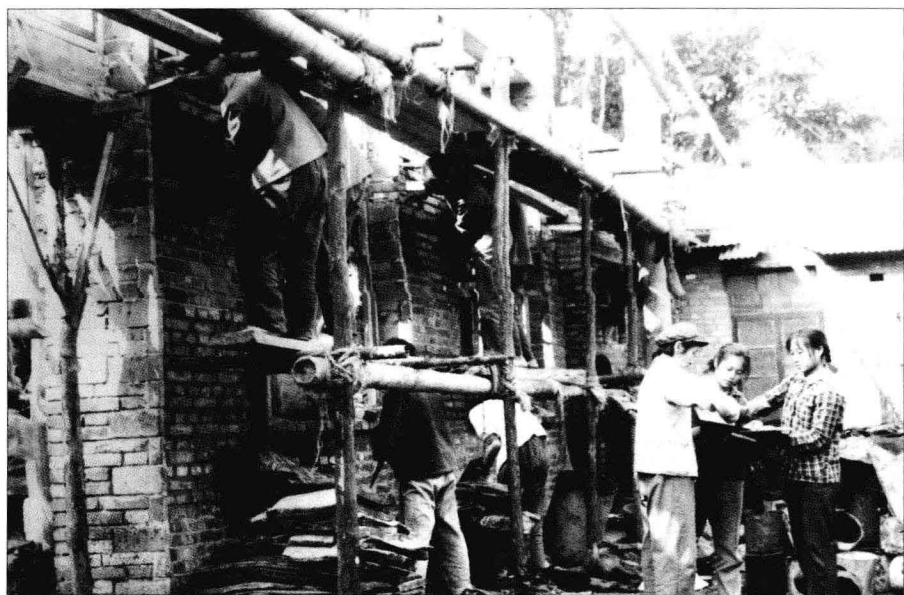
后来跳过“四小天鹅”、“吴琼花”的钟润良，排练的第一支舞蹈是《跳绳》。苏联专家伊琳娜要求全部用脚尖，带着她们在教室里来回跑。一天练下来，钟润良的脚和鞋基本粘在一起了。伊琳娜帮她脱下鞋子，告诉她不要怕，到食堂拿一个生鸡蛋，用鸡蛋膜贴在伤处，晾着睡一夜，第二天继续练。

当白淑湘、张婉昭、钟润良等都可以穿上脚尖鞋，能够半脚尖、立脚尖之后，比她们小一些的薛菁华将她们视为偶像。后来，当薛菁华开始练的时候，才知道有多痛，痛到没感觉，白袜子变成了一团红。

芭蕾舞者的经历都非常相似：十岁左右考进舞蹈学校，经过七年严格训练，只有优秀者才能成为专业芭蕾舞演员。



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



北京舞蹈学校最初的校址，在朝阳区白家庄一带，平地建起了教室。



新中国第一批学跳芭蕾的女孩。



经过七年的严格训练，只有优秀者才能成为专业芭蕾舞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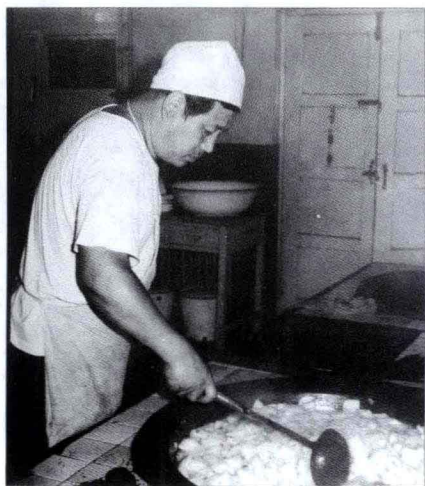
1954年，第一批学生被招入北京舞蹈学校。



第一代芭蕾舞演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女孩子大多来自富裕家庭。



第一批学芭蕾的男孩子多出身贫苦。



舞蹈学校的炊事班长刘往森。国家在负担学生所有费用的同时，还提供相对优厚的物质保障。



我国最早做脚尖鞋的工人沈师傅。



陶然亭制鞋车间和工人师傅。他们承担中国屈指可数的芭蕾舞演员的制鞋任务。

练功时，所有女孩子们穿上经过洗、烫、浆等工序制成的白色小裙子，从后边系起来，配上自己准备的小白袜子，打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无论何时，小公主一样的打扮，都可以满足女孩子的爱美之心。而吃饱喝足的男孩子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训练“芭蕾王子”所必须具有的高贵优雅的气质。

芭蕾舞演员对练功是既恨又爱。有一次，赵汝蘅的姐姐来学校看她，恰遇苏联专家伊琳娜正在给她们排练第一个实习作品《小鸡舞》，要求她们不断地练习半脚尖。做不到位的时候，老师会打骂。姐姐见此情景，就要去告这个学校的老师打人。赵汝蘅赶紧阻拦：“千万不要，老师打我，说明喜欢我。喜欢我，才这么严厉地对我。”

练功的岁月中，如果哪一天老师走过身边，却没有搭理她，赵汝蘅这一天都会过得不开心。对此，多少年后，经过赵汝蘅苦口婆心的挽留才留在中央芭蕾舞团的年轻演员邢亮，有着与她同样的感受。虽然时代不同，但学生期间练功的经历和心理是相通的。

练得最艰苦的时候，女孩子们会先把脚尖在地上“哒哒哒”地不停跺，跺到麻木，痛感暂时消失了再练。最后练到脚尖全是茧子，茧子一层层增厚，直到足够厚了，才算有耐力。

女孩子显然没有男生那么洒脱，环境陌生，练功艰苦，哭鼻子是常事。赵汝蘅到北京的第一天就哭了。学校在荒郊野外，晚上蚊子来咬，她马上就想家、想妈妈了：“当时就特别想回去，但招生简章上写着，一律不能自动退学。只好坚持。”这一坚持，赵汝蘅一辈子再没离开舞蹈。

把白淑湘等人对练功的回忆拼凑在一起，就是一个芭蕾舞演员和着血的成长路程：脚尖磨破，带着伤继续练，一层层地结痂、生茧，最后形成厚厚的茧；脚趾甲脱落，生新趾甲，趾甲盖由软到硬，慢慢向前生长，坏死的趾甲脱落。期间，经受着疼痛难忍到不知疼痛、最后疼痛减弱的滋味，“那是只有舞蹈演员才能明白的滋味”，每一个演员都是在疼痛中最终实现芭蕾梦的。

然而，刚进校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像薛菁华那样有清晰的目标，他们对芭蕾没有任何概念。后来在《红色娘子军》中扮演老四的万琪武，上初中二年级时只是因为“跳得比较高”而被选中。而当时，

他和那个时代所有的男孩子一样，理想是飞行员、工程师等显得特别神武英气的职业。

中国第一代芭蕾舞演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女孩子大多来自富裕家庭，而男孩子多出身贫苦，看中的是舞蹈学校管吃管住的优越条件。

白秀峰就是因为家里兄弟姐妹多，家境条件不好才进入舞蹈学校的。“管吃管住，甚至连衣服都发。每月十五块钱伙食费，还有四块钱营养费，这在五十年代不得了。”在小学就当文体委员的白秀峰感觉舞蹈离自己并不远，考上之后，发现这里的待遇太高了，天堂似的。其他男孩子也有同感，住在学校，不用在家看管弟弟妹妹，简直如飞鸟出笼。

当年，国家在负担学生所有费用的同时，还提供优厚的物质保障。相对于当时的普通百姓，舞蹈学校的孩子们过的是标准的贵族生活。苏联专家教导期间，学校还为学生们制定了这样的饮食标准：每天要吃黄油、果酱、点心，每周吃一次鱼肝油。薛菁华说，印象中每一次发营养品的时候都特别开心，跟过年一样。

虽然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但北京舞蹈学校更像是一座与社会保持距离的象牙塔，仿佛处在不同的轨道上，学生们保持着与世隔绝的精神状态。仅是他们的生活待遇，便是外界不能想象的。这种优厚的生活仅维持了几年，之后，无论是实验芭蕾舞团还是中央芭蕾舞团的阶段，再没重现。事实上，这也与中国社会的每一步发展变动紧密相联，正如中国芭蕾的命运一样。

不过，即便是孩子们感觉天堂般的生活待遇，也并不能完全补充练功和身体成长所需要的能量。白秀峰说，他们1961年毕业的这批学生，在所有的毕业班中，早逝的最多，有六个。

艰苦的练功和封闭的生活，使得孩子们特别盼望周末的休息。休息的时候，他们要学会打理自己的生活。薛菁华把妈妈准备的白袜子，今天一双，明天一双，到最后全都穿成了脏袜子，也不知道洗。大多数孩子和她一样，等所有袜子全脏了才忽然意识到，“哎呀，我们要洗袜子了，洗衣服了”，就各自端着小脸盆，带着肥皂，到盥洗室去洗。可是，怎么洗，全不知道。辅导员老师、高班的师哥师姐，就从洗衣服开

始指导，告诉他们，要学会管理自己。

除了洗衣服，周末做的最多的就是补袜子。袜子穿几天，脚后跟、大拇趾全出来了。男孩子拿着一堆破袜子找到女生宿舍，“谁能帮我啊？”总有人接过来。薛菁华说：“我们就是互相帮助，这个集体就像一个大家庭。每一个班级都特别团结，像兄弟姐妹一样的。”现在的城市家庭已经见不到补袜板这种过去生活中必备的模具了，为此，白秀峰专门到潘家园买了一个，要给自己的孙子留着当纪念。

无论是懵懂还是清晰，这些孩子日后成为了中国第一批专业的芭蕾舞演员，创造了中国自己的芭蕾形象和芭蕾舞剧。

苏联专家古雪夫

北京舞蹈学校的成立，有着上层关怀的特殊背景。

1950年9月，欧阳予倩编导、戴爱莲主演的芭蕾舞剧《和平鸽》成功演出。演出时，只有戴爱莲一人穿的是足尖鞋，用足尖跳。周恩来总理观看后，对编导兼主演戴爱莲说：“我们还是需要芭蕾的，什么时候能够演出《天鹅湖》呢？”于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北京舞蹈学校开始筹备成立，戴爱莲为第一任校长。

成立专业舞蹈学校的首要工作是先培养师资，从未接触过芭蕾的中国舞蹈界何来师资呢？

新中国建立初期，从社会制度到政治制度，从工业生产到艺术形态，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在模拟和照搬社会主义苏联的模式。“苏联专家”是中苏友好时期中国人民最熟悉的词汇，各行各业均不陌生。直至六十年代初，中国众多领域内崭露头角的业务精英，均受益于这一特殊的人群。芭蕾当然不会例外，因为，彼得堡是世界芭蕾艺术的中心之一，当时的苏联拥有世界上最知名的芭蕾舞演员和编导。

1954年2月，在北京东城区香饵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内，苏联专家为中国的舞蹈教育培训了第一批教员。经过系统培训后的这批教员，为当年9月成立的北京舞蹈学校输送了主要的师资力量，赵汝蘅、薛菁华等

就是由这批教员培育、苏联专家辅导而成长起来的。

苏联专家到来的同时，中国最早的两三位制作芭蕾舞鞋的师傅也从上海来到北京。

这时候，乌兰诺娃刚刚访问过中国，她不但成为十一岁的薛菁华的偶像，更是中国人心中心中芭蕾的象征。毫不夸张地说，是乌兰诺娃教会了一代中国人欣赏芭蕾，引领了一代中国小孩子跳芭蕾。诗人艾青看过乌兰诺娃《小夜曲》后写过这样一首诗：

像云一样柔软，
像风一样轻，
比月光更明亮，
比夜更宁静，
人体在太空里游行。
不是天上的仙女，
却是人间的女神，
比梦更美，
比幻想更动人——
是劳动创造的结晶。

只不过，北京舞蹈学校迎来的苏联专家不是乌兰诺娃，而是古雪夫。

彼得·古雪夫，俄罗斯芭蕾学派著名演员，国际芭蕾舞界有名的托举之王。他把俄罗斯学派的芭蕾带到中国，为中国芭蕾舞训练了第一批演员，培养了第一批编导。李承祥、白淑湘、赵汝蘅等第一批芭蕾舞编导和演员们谈到古雪夫的时候，都像提起家中长辈一般，他们从内心敬佩、感谢和怀念这位异国友人。毫不夸张地说，是古雪夫让他们明白了真正的芭蕾是什么。

那时候，古雪夫在白秀峰眼中就是一尊神，他彻底崇拜这位老师。五十年过去了，白秀峰的俄语早已生疏，只有古雪夫在教室内不断重复的一句话令他记忆犹新：“再来一次，很不好，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是所有芭蕾舞演员最熟悉，也最仇恨的一句话。直到现在，芭蕾舞教室中，传出最多的声音仍旧是这句听起来毫无感情的